

朱翌

猗覺寮雜記

侯延慶

退齋筆錄

徐度

卻掃編

曹勛

北狩見聞錄

孔傳

東家雜記

# 全宋筆記

## 第三編 十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三編  
十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三編 十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  
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08.1  
ISBN 978-7-5347-4901-8

I. 全… II. ①朱…②傅… III. 筆記—中國  
—宋代—選集 IV. 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177745 號

全宋筆記	第三編 十
特約編輯	陳新
責任編輯	郭一凡
整體設計	張勝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
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
版次	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開本	640×960 1/16 15.5印張
字數	148千字
印數	2000冊
定價	43.00元

顧 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 規

主 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(常務)

編纂委員會 (以姓氏筆劃爲序)

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 鋼 查清華 耿相新

徐時儀 陳 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本編執行主編 戴建國

目  
錄

猗覺寮雜記

朱翌撰

一

退齋筆錄

侯延慶撰

一〇三

卻掃編

徐度撰

一〇九

北狩見聞錄

曹勛撰

一七九

東家雜記

孔傳撰

一九一

◎ 朱

翌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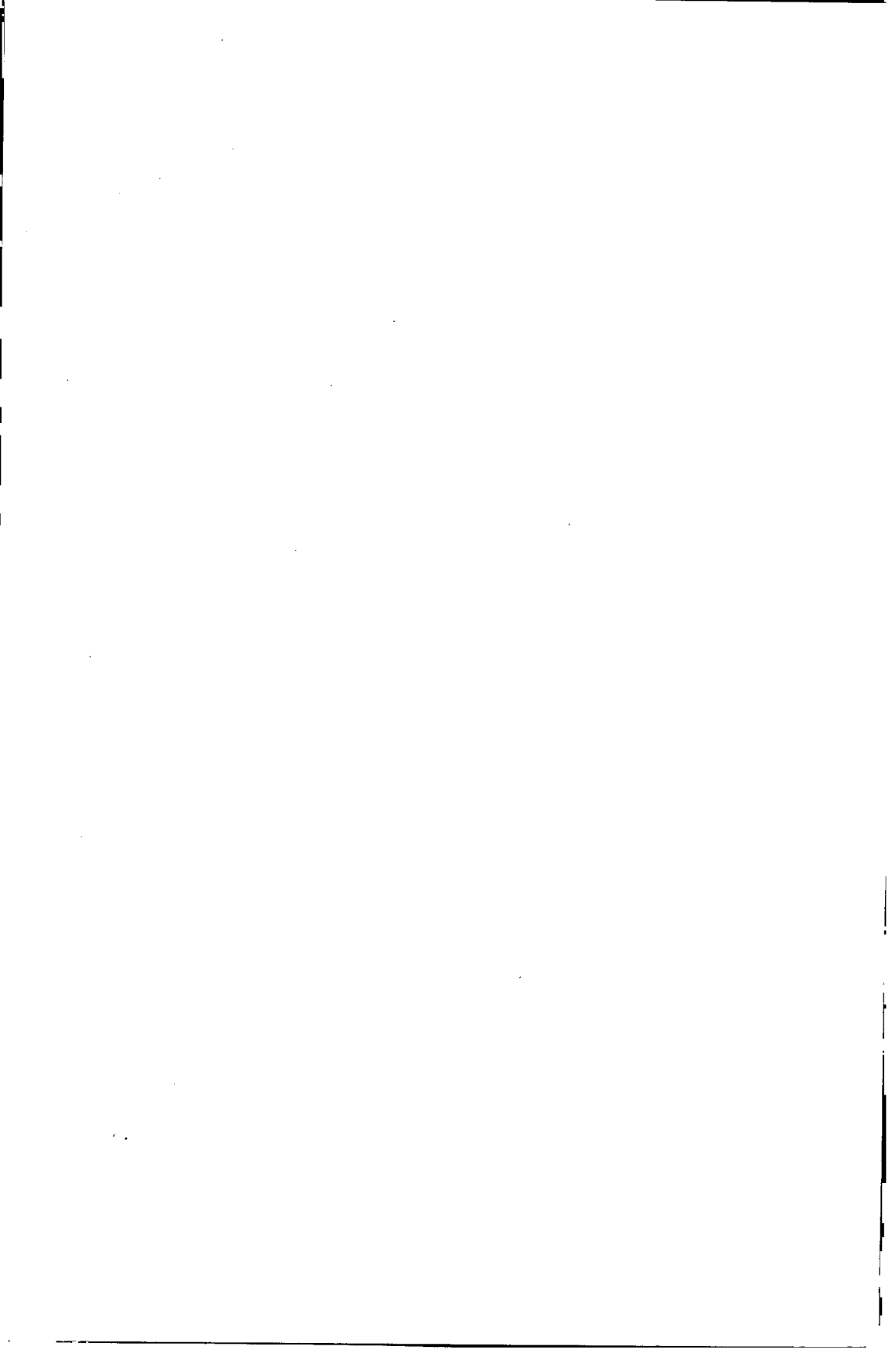
# 猗覺寮雜記

朱

凱

姜漢椿

整理



## 點校說明

《猗覺寮雜記》二卷，朱翌撰。朱翌（一〇九七—一一六七），字新仲，自號澠山居士，省事老人。龍舒（今安徽舒城縣西南）人，一云桐鄉人，或云鄞縣人。政和八年（一一一八）進士。紹興中爲中書舍人。秦檜惡其不附己，謫居韶州十九年。名山勝景，遊覽殆遍。孝宗初，官至敷文閣待制，左朝議大夫。乾道三年卒，年七十一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有《鄞川志》五卷，《澠山集》三卷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評《猗覺寮雜記》云：「上卷皆詩話，止于考證典據，而不評文字之工拙。下卷雜論文章，兼及史事。近時鮑氏《知不足齋》刻本，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，以爲均篇頁，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。」而「上卷皆詩話」，「下卷雜論文章，兼及史事」，大體說明了此書的特點，且《提要》認爲，書中雖存在不少失誤，「然其引據精鑿者，不可殫數。在宋人說部中，不失爲《容齋隨筆》之亞」，對此書評價很高。

《猗覺寮雜記》今有多種版本，以二卷本與六卷本爲佳。此次整理，以二卷本的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爲底本，參校二卷本的《四庫全書》本及六卷本的《學海類編》本，發現其中略有出入。如卷上「唐造茶」條，《知不足齋》本作「唐造茶」、「唐末有碾磨」兩條；「《爾雅》非周公書也」條下



有「孔子作《春秋》」一條，而《學海類編》本無；卷下「兒寬爲張湯作注」及「致仕給半祿」兩條，《學海類編》本在卷四；卷下「士云」命居北斗廉正將軍」云云」條下，有「《搜神記》周槃者……」、「曹相以齊獄市屬」兩條，而《學海類編》本無等等。要指出的是，底本下卷卷末較《學海類編》本多八條，在校勘記中已作了說明。

## 序

右上下兩卷，凡四百三十五則，故紫微舍人桐鄉朱先生公所記也。先生嗜學，如渴之須飲，飢之須食，所謂以圖史文章爲園囿鼓吹者，蓋無時不論著。在曲江五閩，久閉關謝客。正流落謫徙，力不能多載書，人家又非一紙可借，索手無挾，棲遲僧坊，獨偃偃窮經考古，砭劑疵病，校量草木蟲魚，上擲騷雅，旁弋史傳，證引竺乾龍漢諸章，下及瑣錄稗說，左掇右刪，悉爲吾用。識測意見，超閱衆甫，每一轉語就，學者爭先快覩。方惕若避謗，不肯輕爲人言，唯諸郎過庭，時得剽聽。善惡天定，然後始收拾彙次，緒成一編。邁與文惠、文安兩兄，時省覲真陽，歲必過韶，踵門內謁，先生視如通家子弟，引而館之。賜之詩，有曰：「彭蠡春生萬頃湖，光明相映棣華村。鵝雛鸞鷺俱爲鳳，乳酪醞醐總是酥。」忽忽五十年。仲子軹通守贛，刊此書，使爲之序。泰山毫芒，昔者竊聞之矣。文惠句發明隸釋，答之云：「嘗作一書，如詩話之類。辨證古今數百事，目之《猗覺寮記》。」他日求數字冠篇首，使信於人，託以傳永。嗚呼！孰知不及爲而顧以見屬，悲夫！慶元三年四月九日煥章閣學士、宣奉大夫、魏郡公番陽洪邁序。

## 卷上

杜牧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袂，四老安劉是滅劉。」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爲非，何不思之甚也。惠帝嫡且長，爲太子無過，即位之後，能守高祖規模，亦可謂賢矣。安能料其身後，漢有呂氏之禍也哉。使惠帝不可立，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，又豈肯起四老人哉？南軍不袒左袂，意謂周勃入北軍時，設有不袒者，奈何？此兒童之見也。勃所慮者，不得人北軍耳。既入，則無事矣。勃之設問，必已得北軍之情。萬一不左袒，必有後命，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！牧之可無慮也。又元微之《四皓》云：「秦皇轉無道，諫者鼎鑊親。茅焦脫衣諫，先生無一言。趙高殺二世，先生如不聞。劉、項取天下，先生臥白雲。海內八年戰，先生全一身。如何一朝起，屈作儲貳賓。安存孝惠帝，摧頽戚夫人。捨大以誅細，虬盤而螻伸。惠帝竟不嗣，呂氏禍有因。」與牧之意同。微之責人太深，過於牧之。惠帝爲太子無過，豈可勸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？樂天答云：「先生道甚明，夫子猶或非。」微之豈不慚耶？晉桓玄作《四皓論》示殷仲堪，亦微之意。仲堪闕之，其言極有理。

杜云「自在嬌鶯恰恰啼」，說詩以謂恰恰，鶯聲也。《廣韻》云恰恰，用心啼爾，非其

聲也。

陳無已平生尊黃魯直，末年乃云：「向來一瓣香，敬爲曾南豐。」人或疑之，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，後山受業南豐。此詩乃潁州教授時，觀六一堂圖書作，爲南豐先生燒香宜哉。

〔一〕  
史 學海本無「史」字。  
《筆談》云：「王維畫人神，不拘四時，如雪中芭蕉。」故惠洪云「雪裏芭蕉失寒暑」，皆以芭蕉非雪中物。嶺外如曲江，冬大雪，芭蕉自若，紅蕉方開花。知前輩雖畫，史〔一〕亦不苟。洪作詩時，未到嶺外，存中亦未知也。

子美《槐葉冷淘》云：「君王納涼晚，此味亦時須。」事見太官令夏供槐葉冷淘，出《唐六典》。

〔二〕  
春 學海本、四庫本無「春」字。  
世謂燕子春〔二〕秋分即去之海上，海上有燕子國，如小說所謂烏衣國者。是大不然，往往入於深巖，穴枯木中，向寒不復出，泥塗其身，毛羽皆脫。至春暖，即生羽飛去。晉郗鑒爲兗州刺史，掘野鼠、蟄燕食之，終無叛者，此可見矣。元微之云：「有鳥有鳥名燕子，口中未省無泥滓。春風吹送廊廡間，秋社吹將嵌孔裏。」亦其據也。

退之《憶昨行》「驛馬拒地驅頻墮」，蜀人謂「立地」爲「拒地」，立地者，不容少休之意。

《永貞行》，皆順宗時任文事。其言「元臣故老不敢語，晝臥涕泣何決瀾」，謂高郢、鄭

珣瑜、杜佑輩郎官，清要爲世稱；「荒郡迫野嗟可矜」，謂柳子厚謫永州。

退之云：「長安富豪兒，盤饌羅羶葷。不解文字飲，唯能醉紅裙。雖然一餽樂，有如聚飛蚊。」《楞嚴經》云：「一切衆生，如一器中聚百蚊蚋，啾啾亂鳴於方寸中，鼓發狂鬧。」退之雖闢佛，然亦觀其書。

唐《新史》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官市，德宗怒，貶陽山令。皇甫湜爲退之《神道碑》云：「貞元十九年，關中旱，饑，人死相枕籍，吏刻取息。先生列言天下根本，民急如是，請寬民徭，免田租之弊。專政者惡之，斥爲陽山令。」退之赴江陵途中詩云「是年京師旱，田畝少所收」云云，「傳聞閭里間，赤子棄渠溝。持男易斗粟，掉頭莫肯酬」〔三〕。我時出衢路，餓者何其稠」云云，「適會除御史，誠當得言秋。拜疏移閣門，爲忠寧自謀」。又云：「僂俛不迴顧，行行詣連州。」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，不知史何據而云論官市。

〔四〕 魯直與高子勉云：「尊前八米句，窗下十年書。」徐師川〔四〕與潘邠老云：「字直千金師智永，句稱八米繼盧郎。」齊文宣崩，文士各作挽詩十首，擇其善者用之，每人不過一二首，唯盧思道獨得八首，時人稱爲八采盧郎。「米」字蓋「采」字之誤也，十首中采擇八首耳。若作「米」字，無義理。詩人不之考，相襲以爲八米，蓋言精鑿，失之甚矣。元微之酬樂天云：「八采詩成未伏盧」，可證「采」字爲是。

琴曲有《賀若》，最古淡。東坡云：「琴裏若能知《賀若》，詩中定合愛陶潛。」以賀若

〔三〕 酬 學海本作「售」。

川 四庫本作「州」。

〔五〕

妾 四庫本作「婢妾」。

〔六〕

大帳 學海本作「宴可汗

太侈」。

比潛，必高人，或謂賀若弼也。考弼之爲人，殊不類潛，亦無狀小人。背烏丸軌之議而軌見誅，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，不平楊素爲相，而有「唯堪啗飯」之誚。至於富極貴盛，家積珍玩不可計，妾〔五〕曳羅綺數百，卒以私議大帳〔六〕，爲煬帝所誅。余考之，蓋賀若夷也。夷善鼓琴，王涯居別墅，常使鼓琴娛賓，見涯傳。文瑩《湘山錄》載：「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，乃賀若弼所撰。其聲音及用指之法，古今無以加。世亡其名，琴家祇命曰《賀若》。」文瑩不深考，遂以爲弼，而世因是傳以爲弼也。東坡序《武道士彈琴》云，「賀若，宣宗時待詔」，不知何所據。據《序》，則是姓賀名若。

「依稀似曲還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高駢《風箏》詩也。上句云：「夜靜絃聲響碧空，宮商信任往來風。」駢守蜀，因築羅城，朝廷疑之。知有移命，故託風箏以見意。後移渚宮。出《瑣言》。

杜云：「鳳皇從東來，何意復高飛？竹花不結實，念子忍朝飢。」張文潛《石竹》云：「真竹不結實，爾獨豔陽春。」竹花皆實，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？子美以鳳不得食爲可憐爾。

苻堅享羣臣，賦詩，姜平子詩有「丁字直不曲」，堅問其故。平子曰：「臣丁至剛，不可以屈。且曲下不直之物，未足獻。」遂擢上第。唐張洪靖節度盧龍，參佐韋雍輩詬責將士，曰：「天下無事，爾輩挽兩石弓，不如識一丁字。」銜之，後遂殺雍。「丁」字一也，或以

擢第，或以殺身。

東坡、孔毅夫《集句》云：「路旁拾得半段鎗，何必開鑪鑄矛戟。用之如何在我爾，人手當令君喪魄。」哥舒翰以半段鎗破吐蕃，見本傳。

唐人詩，多自用名，及呼人名與第行，皆情實也。杜云「甫昔少年日」，「白也詩無敵」。退之云「愈昔從軍大梁下」，「籍也隴頭灑」之類。今皆不然，不特不自呼其名，若呼人名，則必取大怨怒。世道淺促，至誠之事掃地矣。

退之云：「我有雙飲釃，其銀得朱提。」《漢·地里》注：「朱提出銀。」師古云：「提，音匙。」《漢·食貨志》：「朱提銀，重八兩爲一流，直一千五百八十。他銀一流直一千。是爲銀貨。」師古注：「朱音殊，提音上支〔七〕。」《蜀·李嚴傳》：「嚴子豐，爲朱提太守。」注云：「蘇林《漢書音義》云：朱音銖，提音如蜀人謂匕曰提。」從師古音，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。

〔七〕

上支 學海本、四庫本下有「反」字，是。

有問唐酒價者，對以三百，引杜詩「速來相就飲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銅錢」。唐酒價見於《唐會要》。貞元二年，京城榷酒斗百五十，比子美時已減其半。漢昭時，賣酒升四錢，又何賤也，豈古之升斗小耶？

古今人以詩名世者，用字未嘗無所出。杜詩「嫩蘂商量細細開」，「商量」字出《兌》卦「商兌」注。子美自謂「讀書破萬卷」，信矣。

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，皆至寶也。見於文字者，惟元微之《小胡笳引》注云：「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，請姜宣彈。」方知雷蓋蜀人也。

李、杜詩，當時名公皆心服。退之云：「勃興得李、杜，萬類困凌暴。」又云：「少陵無人謫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。」又云：「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，常恨二人不相從。」又云：「李、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」又云：「遠追甫、白感至誠。」杜牧之云：「李、杜泛浩浩。」又云：「天外鳳皇誰得髓，無人解合續絃膠。」韋蘇州亦多稱頌。元微之云：「杜甫天才頗絕倫，每尋詩卷似情親。憐渠直道當時語，不著心源傍古人。」又與樂天書云：「得杜詩數百首，愛其浩蕩津涯，處處臻到。始病沈、宋之不存寄興，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，乃不及太白何也！」

荔子，漢和帝時取之南海〔八〕，唐天寶取之涪，元和中取之荆南。見元微之《論海味表》。《太平御覽》：「妃子生於蜀，好荔子，南海所生勝蜀，每歲飛馳以進，則涪不進久矣。」《文粹》鮑防《雜感》詩云：「五月荔支初破顏，朝離象郡夕函關。雁飛不到桂陽嶺，馬度皆從林邑山。」則唐又取於廣西。

張曲江爲李林甫所忌，甚危。曲江作《歸燕》詩贈之云：「無心與物競，鷹隼莫相猜。」林甫意稍解。陳文惠用呂申公薦人相，文惠作《新燕》詞，歌以侑酒，云：「爲誰歸去爲誰來，主人恩重珠簾捲。」燕子一也，或以解怨，或以感恩。

〔八〕

南海 四庫本作「嶺南」。



【九】

樂府 原作「樂天」，據學海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「舞馬既登牀」，人皆謂馬舞牀上。《樂府【九】雜錄》云：「有馬舞者，櫛馬人著綵衣，

執鞭於牀上舞，躩蹄皆應節。」是登牀而舞乃馭者，而馬應節於下也。唐子西作《舞馬行》

云：「天寶舞馬四百蹄，綵牀襯步不點泥。」誤矣。《魏志》陳思王表文帝曰：「臣於武

王【一〇】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，教令習拜。今已能拜，又能行與鼓節相應。」是知馬可教以

舞，不獨唐也。

【一〇】  
武王 學海本、四庫本作「武皇」。

燕作巢避戊巳，又惡艾，雀欲奪其巢，則銜艾在其中，燕即去。見白樂天《集韻況燕

于巢》。《詩序》云：「不以甲乙銜泥。」其詩云：「燕燕于巢，綴緝維戊。」與樂天所言

不同。

退之《此日足可惜贈張籍》云：「聞子高第日，正從相公喪。夜聞汴州亂，繞壁行徬

徨。我時留妻子，倉卒不及將。」退之從董晉辟汴州掌書記，晉死，退之送喪至洛。晉死

八日而汴軍【一一】亂，殺留後陸長源、判官楊凝等。退之幸而去，賢者必陰有護持也。

退之《寄周循州》云：「陸、孟、邱、楊久作塵，同時存者更誰人。金丹別後知傳得，乞

取刀圭救病身。」四人皆董晉幕中同官，陸長源、孟叔度、邱穎、楊凝。退之戒人服丹，其

言甚切，乃乞丹於循州。樂天云「退之服硫黃」，信矣。

「人生如寄」，見《高僧傳》。又南齊劉善明云：「人生如寄，來會幾何。」樂天《感時》

云：「人生詎幾何，在世猶如寄。」《秋山》云：「人生無幾何，如寄天地間。」東坡云：「人

【一一】

汴軍 學海本、四庫本作「汴州」。